

〈細妹仔〉

1

滿妹十六歲時，出嫁了。

她是家裡最小的女兒，所有人都這麼叫她。大阿哥、二阿嫂、三阿嫂、四阿姊、五阿哥、六姊丈、七姊丈、八阿哥，都這麼叫她。滿妹¹有沒有其它的名字？我不知道。不過滿妹叫我「牯」，在我被捕鼠夾夾斷右前腳腳掌時，她就這麼叫我了。

我是一隻狗牯²，一隻從斷奶後就沒了腳掌的狗牯。

我認識滿妹時，她已經沒有阿爸跟阿媽。二阿嫂、三阿嫂就是滿妹的「阿媽」，還在世的大阿哥、五阿哥就是滿妹的「阿爸」。

他們總說四阿姊是「癲嫲³」，要滿妹別開倉庫的門，免得癲嫲會跑出來咬人。

斷腳剛好的那段時間，我常溜進倉庫裡去看癲嫲。某日癲嫲穿著全身大紅的衣服，抱著一撮稻草，稻草外包裹著厚重的棉襖；那是二阿嫂不久前剛曬在衣桿上的衣服。癲嫲的嘴裡哼著奇怪的音調，身體跟著音調擺動。滿妹來倉庫找我時，被三阿嫂發現。滿妹低頭被罵，我只能舔舔她的手，不知道她懂不懂我的道歉，可她從來沒有將我推出她的懷抱，只是揉揉自己被打紅的屁股，讓三阿嫂將她和我給逐出倉庫。

倉庫的門被大鎖鎖上，從此我沒再看過癲嫲，也沒再聽見那個奇怪的音調。

六姊丈、七姊丈我只看過一面。

六阿姊喪禮時，大阿哥以母舅的身分參加，六阿姊三個未成年的孩子跪在大阿哥的面前；大阿哥拿著竹棍打他們，沒人反擊。喪禮最後在大阿哥的主持下，封釘安葬，從那之後，我也沒再見過六阿姊的那三個孩子。

七阿姊的喪禮，大阿哥沒有去。七姊丈來到家裡請大阿哥，大阿哥閉門不見，讓滿妹去傳話。

「佢兜不會去的，樣仔可能一個好好的人會溺水。佢阿姊會溺水⁴啊。」

¹ 此篇故事主角之名，於客語語境中，滿妹一詞又含有「么女」之意。

² 狗牯：公狗之意。

³ 癲嫲：瘋癲的女人。

七姊丈的膝蓋跪得比當時六阿姊的三個孩子，還要紅。但紅，也紅不過七阿姊頭上的血，紅不過七阿姊入殮時的那日夕陽。

滿妹在沒有得到大阿哥的同意下，溜過去看了七阿姊。七阿姊的頭上黏著一塊撕裂乾硬的人皮，人皮下流乾的血是深紅色的，紅得泛黑。滿妹摸了那塊血，眼淚滴在七阿姊的嘴角邊。也不知是不是怕被人發現，眼淚才剛滴下，滿妹就用自己的頭巾將七阿姊嘴角的眼淚擦掉，然後將靈柩推上。

那晚，滿妹全身盜汗，皮膚冰冷。大阿哥、二阿嫂、三阿嫂、五阿哥整夜沒睡，輪番待在滿妹的床邊；直至天明，仍是束手無策看著滿妹的呼吸越來越弱。

八阿哥大滿妹五歲，是兄弟姊妹裡跟滿妹最親近的人。他出海那天，滿妹抱著我沿著港口的沿岸跑。我可能太重了，滿妹抱得很吃力，越跑越慢。我於是跳出滿妹的懷抱，想率先跑在滿妹的前面，可斷掌的傷口依然疼痛，跑沒兩下整個身體就跟球一樣在地面滾；最後還是滿妹將我重新抱起，繼續追著大船。

我知道，滿妹想叫八阿哥等她。

滿妹喊得不夠大聲，我便幫忙喊，朝著馬達牽引而出的水波喊。漸行漸遠的大船在滿妹的哭喊聲裡逐漸模糊；滿妹放下我，抱著自己的身體，蹲在碼頭幽咽啜泣。我鑽回她的懷裡，將她埋在臉上的手撥開，舔著滑到她下巴的眼淚。

滿妹的眼淚，苦苦澀澀。

八阿哥這次出海比以往久，直到滿妹昏迷的第三天，他才終於出現。

八阿哥還很年輕，跟大阿哥爭吵時根本看不出他們是兄弟。八阿哥囁囁著要去找七姊丈報仇，憤懣地說要咒死他們全家。大阿哥則說夠了，「人做下死忒，生死做下係佢兜家的人了。」

滿妹昏迷的第四天，八阿哥跟滿妹做了同樣的事情。他半夜潛進七阿姊的靈堂，推開靈柩；卻甚麼也沒看到，只能用著疑惑的目光凝視著我。我看見了他清澈的瞳孔裡，反射出的棺木內根本沒有七阿姊。

我想跳上棺木，想親眼證實。我扒著他的褲腳，他甩甩腳，將我踢到角落。我不死心，再次撲向他，他卻用更大的力氣將我甩開。我敲到門板，引來廳堂裡守靈的人的注意。

熙熙攘攘的聲音朝著我們而來，八阿哥拔腿就跑，留下了我。

那晚我縮在七阿姊靈柩的下方，往生被垂掛在兩側，光源處不斷有晃動的人影，來來回回似在尋找什麼；直到雞蹄前，那些腳步才遠離。趁著人聲匿於夜幕

⁴ 泅水：游泳。

時，我溜出往生被下。

但才走出往生被，我便看見了一個人——七阿姊。

視線裡的七阿姊，不是八阿哥要找的那個。

七阿姊感覺到我的存在，她先是轉過頭，將上吊的眼珠轉回眼球裡，然後撫摸著自己額頭上掉下的那塊人皮，很小心翼翼地，就像是坐在鏡子前裝扮的細妹仔。待她確定臉上無礙時，才轉過面，正式用目光直視著我。

我想呻吟，她卻捂著我的嘴，讓我別出聲。但她的雙手明明就抱著懷裡的一塊布包，哪來的手可以捂我的嘴？

我嚇得四肢發抖，對著她死命地汪汪叫。才吠兩聲，原本匿跡的人聲又出現了，腳步聲越來越多，朝著我這聚集過來。

我拔腿就跑，也管不著前方有甚麼，就朝著最黑暗的地方鑽了過去；最後我躲在一口井旁的草堆裡，顫顫發抖。那些人舉著燭火也尋到了草堆前，我將自己的頭埋進石頭縫裡，嗚嗚地忍著身體因抖動而失控的叫聲。

突然，燭火佇足於不遠處，明晃晃地在黑暗中搖動。

那些人的視線越過井，朝著我躲藏的草堆看，如鷹的眼神追著所有的風吹草動；與他們的眼神無意中對焦時，我又失控地叫出了聲。奇怪的是，那些人隔著七阿姊，竟然甚麼也沒看見。

七阿姊緊抱著懷裡的布包，布包裡傳出嬰兒嚶嚶的哭聲。

他們仍舊沒聽見。

片刻後，那些人將燭火熄滅，敗興而歸。

天幕恢復黑暗之後，我從草堆裡出來。

七阿姊抱著嬰兒朝我走來，她蹲下身，我動彈不得時，她抓起我斷掌的那隻腳，用她的手掌輕輕地包覆了起來。

一股熱流順著七阿姊的手掌，傳進了我的血脈裡。斷掌的腳雖然沒有重新長出腳掌來，但卻似乎湧進力量般，我能夠輕鬆地將骨頭直接撐在地板上，不再因為疼痛而跛腳前行。

我開始繞著井奔跑。

後來我終於知道「七阿姊」去了哪裡。她在我面前，跳下了井；一回又一回。不管我如何拉著她的衣角，她總有辦法如一陣清風那樣，從我眼前滑過。

我想找人幫忙，於是嗅著八阿哥留下的氣味，回到了家。

才進門，我就聽見滿妹的哭聲。

「汝把偃的狗牯還偃啦！還偃啦！偃的牯牯，偃的牯牯啦。」

滿妹如此傷心的聲音，一波波地佔滿我的思緒。我甚麼也不想，先從倉庫外那片破掉的牆鑽了進去，然後沿著牆面，跑到最靠近滿妹房間的牆，開始挖著牆下的土堆。

我又聽見滿妹跟八阿哥吵架的聲音。

「無叫啦，過叫偃就食掉狗牯喔！」

「做毋得，該係偃的狗牯。」

八阿哥威脅著滿妹不准她哭時，我終於挖開了牆，出現在滿妹和眾人的面前。三阿嫂率先反應過來，她指著那面破掉的牆，追著我打。滿妹爬下床，在混亂中將我抓了過去，她的眼淚滴在我的鼻頭上，溫溫熱熱的。

滿妹病好時，七阿姊出山。

她抱著我，坐在八阿哥開來的鐵牛車上，站在大橋上看著七阿姊漸行漸遠的靈柩。沒有人知道靈柩裡到底有沒有七阿姊，不過我知道，每個夜晚，在露水最重的那個時辰裡，七阿姊都會回來。

滿妹抱著我說，「偃以後毋想嫁人。」

八阿哥發動鐵牛車，轟轟轟的聲音壓過滿妹的哭聲，然後八阿哥跟滿妹說，「大戇牯⁵，細妹仔長大了樣仔可能無嫁人。毋過汝放心，以後汝夫家若係欺負汝，同阿哥說，阿哥來開屌⁶。」

語畢，八阿哥還舉著手說要發誓，滿妹哽咽著，露出不相信的目光。八阿哥竟然將我也抓起，用我的四隻腳，一起發誓。

2

滿妹出嫁時，母舅代表是八阿哥。

大阿哥在七阿姊出山隔年，過世了。那年，他留在橋下那片砂石地上種的西瓜無人採收，爛了之後，在下一個雨季，被暴漲的河水給沖走了。他的兒女在他對年時，回來將屬於大阿哥的那塊地分了，之後便不再往來。

⁵ 戇牯：傻女孩。

⁶ 開屌：以髒話罵人。

五阿哥被大阿哥的兒女氣得中風，後來又開著鐵牛車摔進田裡，半身不遂，兩年後被自己的兒女送往養老院。五阿哥的那塊地，也一樣分光了。

二阿嫂去了美國，替離了婚的妹仔坐月子。有人說她是去享福，但更多的人是說她這裡百年後沒人拜，去美國找福地了。她沒俵仔⁷，所以沒拿半毛錢，屬於二阿哥的地被宗親仲裁給三阿嫂的三個俵仔。

三阿嫂是唯一留在家裡的人，每個月靠著老農年金過活，偶而八阿哥出海時捕到好魚，便送她兩條。

八阿哥在大阿哥百日內娶親了。八阿嫂是隔壁村一戶沒落的大戶人家，家裡還擺有日治時期開業的醫療器材；即使如此，結婚時，還是有人說八阿哥高攀了人家。八阿哥結婚後，出海的時間更長了，八阿嫂懷孕後就回娘家待產，很少回來；因此滿妹出嫁前，與三阿嫂待在家裡的時間最多。

三阿嫂教滿妹採筍、醃蘿蔔、綁繩結、縫嫁衣……

不管三阿嫂教她什麼，滿妹都學得很快，但唯有一項，滿妹學得特別慢。

「細妹仔喔，結婚之後做下愛生細人仔⁸，生細人仔就像死一回，生完啊，也毋去指望別人來照顧妳，汝愛曉得照顧自家。」

滿妹總是聽著聽著，就漫不經心地玩著我的耳朵和尾巴。

「滿妹啊，阿嫂同汝講的話妳有在聽嗎，汝年紀嘛不細了，做下十五了，阿嫂當年十五就生頭胎，這細妹仔生完細人仔喔，做月愛用大風草，汝今這下無學，以後汝嫁出去了仰結煞⁹啊？」

滿妹還是搗著耳朵不聽。

但縱使滿妹不聽、不學，滿妹出嫁的日子依舊趕在年前到來。

三阿嫂負責替滿妹準備嫁妝。裁縫車、梳妝台、衣櫃、碗櫥……都上了牛車，三阿嫂找來鄰居幫忙，終於好不容易將最後雙被雙帳的鴛鴦被也塞進去時，迎娶的轎子剛好來到。

滿妹的嫁妝塞滿了整個牛車，前庭掛滿喜慶的紅燈籠；卻和剛出月子的八阿嫂的黑臉形成對比。八阿嫂本來要替滿妹戴頭冠，但看了看前庭那輛牛車之後，便又藉故孩兒要喝奶，將頭冠丟下就走。滿妹只好自己戴。頭冠上的珠簾在陽光裡格外閃耀，她平日工作的藍衫袖口改成了紅色的緞面，就當成了嫁衣穿在身

⁷ 俵仔：兒子。

⁸ 細人仔：小孩子、嬰兒。

⁹ 仰結煞：怎麼辦，無奈之意。

上。

八阿哥在前院招呼賓客，眉開眼笑。

滿妹在媒人跟三阿嫂的攙扶下，坐上了轎子。笑也沒笑。

我被八阿嫂關在倉庫裡，沒能跟著滿妹的花轎走，吠聲中，我只聽見爆竹響徹雲霄的祝賀。滿妹的花轎離我越來越遠，我刨著地，結痂的斷掌在來回的刮磨中，又重新滲出新血來。

這是六年來，我再次看見我的腳掌流血。

滿妹的氣味越來越淡，幾乎消失在爆竹的煙硝裡。我越來越急，挖的洞越來越深，血流進土塊裡，卻沒半點作用。

我脖子上的鐵鍊鏗鏘作響，佔據了所有關於滿妹的聲音。

前院再度安靜下來後，我聽見模糊的嬰兒哭聲；不是八阿哥新生兒的哭聲，那個哭聲是從我的記憶裡冒出來的。前院越安靜，哭聲就越清晰。我尋著哭聲的來源，忽然間，鎖著我的鐵鍊斷裂——

我掙脫鐵鍊，更賣力地挖著牆下的洞。

重新見到頭頂的日光時，我急著尋找滿妹；可前院，乃至於圍著村頭村尾的整條路，都沒有了滿妹的影子。我開始沿著新埤大橋嗅著她嫁衣的氣味，來到了另一個村莊；終於在黃昏時，尋到了她的「新家」。

滿妹坐在貼著紅紙的土角厝裡，屋頂的茅草和竹片零星地被風吹落，掉在滿妹的頭冠上。滿妹正擦拭著自己的眼角，紅腫的眼皮看得出來她曾用力哭過好一段時間。我鑽進門板下，朝著她發出嗚嗚的聲音。滿妹看見我時，眼角擠出最後一滴剩下的淚珠，很驚訝地撐開眼，一口氣將頭冠摘下，將我抱起。

滿妹用自己的臉磨蹭著我的臉，我埋進她的胸口，側耳聽著她激動的心跳聲。沒多久，門口傳來敲門呼喚滿妹的聲音，滿妹將我藏進她的裙襖下，讓我跟著她的腳步移動。

滿妹被媒人婆牽著走，每走一步，裙襖就往前一步，我也就跟上一步。

祭祖時，八阿哥跟親家的宗族長一起將燈掛上，白底紅字的燈籠和流蘇華麗的宮燈雙雙掛在廳堂的梁柱上後，滿妹正式成為那個家族的一份子。之後，不再有人叫她「滿妹」，而改稱「義嫂」。

那夜，滿妹將我安置在後院的廚房裡。我感覺那不是廚房，根本只是個破舊雜亂的倉庫。翌日，滿妹到公廚房裡開始刷大鐵鍋，不知她前一晚發生了甚麼，滿妹的表情很苦澀，一點笑容也沒有。我直覺就是滿妹的丈夫欺負了她，於是在

聽見有人靠近廚房時，我便率先弓起身體，準備攻擊來人。

來廚房的果然是滿妹的丈夫——義哥。

他看見我齜牙咧嘴的模樣，沒有退縮。滿妹放下本來要塞進灶下的稻草，在義哥的面前摸著我的頭，介紹我的名。

我坐正，抬起下巴，用著眼角的餘光覬著義哥。

我本來是想俯視他；可他太高，讓我不得不吊起眼皮。也不知是不是我瞪著義哥，讓他感到羞愧和無地自容，他竟然只瞥了滿妹一眼，便匆匆離開，腳步快得像是逃命那樣。

義哥的阿爸阿媽已經過世，代表宗親的是他的叔叔。

義哥的叔叔領著他的妻子，三個俵仔，還有一個已經出嫁的妹仔坐在公廳裡，等著滿妹跟他們一一敬茶。就在滿妹敬茶時，其中一個雙腳萎縮的俵仔，說是義哥的叔伯阿哥，撐著拐杖將茶故意打翻在滿妹的繡鞋上。

我一生氣，便怒吼了他，衝向前朝著他的褲管咬了一口。

他嚇得想跳起身，卻發現雙腳軟弱無力，只能再癱回椅子上。叔叔皺著眉頭，甚麼也沒說，倒是叔媽，抓起門旁的掃帚就朝著我的背打，邊打邊罵，「這個跛腳狗，畜衰狗。」

滿妹阻止時，叔媽連滿妹也一起罵了，「該係汝從外家¹⁰帶來的狗啊？狗樣仔做得進公廳，無規矩。汝外家做下無教妳規矩嗎？」

滿妹被趕出公廳後，義哥才追了出來。

我趴在滿妹的腳邊，故意拉開義哥想靠近滿妹的距離。滿妹的眼淚撲簌簌地掉，義哥只是在一旁手足無措地嚥著口水，吞吞吐吐，半句正常的話也說不上來。看著義哥一臉焦慮，來來回回地走，我倒是老神在在；先是慵懶地伸個懶腰，然後縮進滿妹的膝蓋裡，用頭托著滿妹的手，舔著她的掌心。

滿妹果然不哭了。

義哥看滿妹不哭之後，急著搶功勞。他湊近滿妹，很近，我一呼吸就嗅得到他身上濃烈又刺鼻的汗味。正當我想朝著他擤鼻水時，他用手掌撫摸我的頭，然後順著毛，延伸到背脊，尾巴。

義哥的手掌很大，跟滿妹的溫度和力道都不一樣；就在我感覺到舒服時，一股厭惡跟著油然而生。

¹⁰ 外家：娘家。

我跳開，對著義哥露出犬齒。

義哥陪笑著說，「好好好，毋摸汝，毋摸汝。汝毋發譴¹¹，佢叔姆就係該樣的人，佢當惱¹²狗啦。」

滿妹聽著義哥說話的聲音，視線回來了。

義哥說得更起勁，「毋過阿妹，佢同汝講喔，佢當中意狗喔。」

滿妹用著疑惑的目光盯著義哥說話的嘴唇，我想滿妹不是懷疑義哥喜不喜歡狗這件事，而是他叫了滿妹什麼？阿妹？我看著義哥又再次「阿妹阿妹」地叫著，滿妹的臉越來越紅，他還是不懂得收斂。

後來義哥為了逗滿妹笑，跟滿妹說，自己結婚前一天要拜伯公的時候，在庄尾那個伯公的台階上摔了一跤。邊說，還邊演著跌倒的模樣。滿妹在紅臉中，終於漸漸開懷大笑。

隔天，滿妹也不知為什麼，心血來潮就說想去拜庄尾的那個伯公。她從公廳裡找出一個蓋著紅布的香籃，將香籃裡頭的香灰和香火袋拿出，暫且放在神龕上，然後把簡單的素果放進香籃裡。

我跟在滿妹身後，這個新的地域對我來說很陌生，也很新奇。我想，我得加快自己在這個地域上的熟悉速度，成為這個地盤的主人，才能更讓滿妹安心。

滿妹祭拜時將斗笠脫下，盤起的頭絲間流滿了汗。

斗笠是早晨義哥上工前給滿妹的，滿妹便戴了一整天，即使沒日頭，也不願意摘下。好不容易逮到機會，趁著滿妹祭拜時，我將斗笠咬到樹叢下，用枯葉將斗笠埋了起來。

滿妹收完素果，一度很焦急，我舔著尾巴時，被她找回了斗笠。

滿妹一路回程都在生我的氣，我也不想靠近她。但就在她離開我視線時，我又聽見叔姆罵滿妹的聲音。

「汝這個泥嫲¹³，該係阿義阿爸的骨灰，之後愛合爐的，汝竟然從香籃擎出來，還孤盲¹⁴，這種夭壽事佢也敢做。正經係破格心白¹⁵！」

¹¹ 發譴：生氣。

¹² 惱：厭惡。

¹³ 泥嫲：專門用在罵女人笨。

¹⁴ 孤盲：沒天良，罵人之意。

¹⁵ 心白：媳婦。

我跑到公廳前，猛然記得自己不能進入，又將跨出的腳縮回來。滿妹已經跪在神祖牌前，斗大的眼淚滴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塵土被淚水彈起，又落下。

我想進入，但叔姆隨即把銳利的目光，瞪向我。她高舉在滿妹背後的藤棍，上下揮動，似乎在警告我——若再向前，藤棍就會打在滿妹身上。

我退出公廳的門檻，找出滿妹放在廊下的斗笠，嗅著上頭義哥殘留的氣味，找到義哥；但義哥回來後，也沒能說服叔姆讓滿妹起身。滿妹就這麼跪了一整晚，連一點米水都沒進。

新婚第三天，三阿嫂帶著紅板來看滿妹。

滿妹的腿在前一晚跪紅了，走路有些踉蹌，但她卻騙三阿嫂說是下田時不小心跌到的。三阿嫂看著一旁的叔姆，假裝無事地低聲詢問滿妹。滿妹只顧掉眼淚，我看急了，咬開滿妹的褲管，故意舔著她受傷的膝蓋。

叔姆在三阿嫂發聲前搶先打斷滿妹的啜泣聲，用著忽高忽低的聲音說，「阿義係偲同佢細叔從細養大的，食該麼多米做下沒同佢計較，佢娶的心白毋會規矩，偲做叔姆的人，當然愛教啊。」

三阿嫂臉怒紅了，仍舊甚麼也沒有說。

那晚滿妹拿著三塊碗跟三雙筷，跟義哥一起離開了大宅共用的公廳和廚房，住到了宅院後的小倉庫裡。就是前天滿妹安置我的倉庫。果然只是倉庫，連個廚房的灶台都沒有。

之後連續大半個月，滿妹趁著義哥上工時，在倉庫外搭建一個簡易的棚子。她在棚子下用水混合泥土，捏成數個比手掌還大的土塊，然後將土塊丟進火堆裡。熊熊的烈火燒了兩天，又三天等待土塊冷卻。接著滿妹用那些土塊，砌成一座小卻堅固的灶台。

她也用泥土，燒了一個碗給我。

「以後食飯愛記得擎這個碗，知嗎？」滿妹這麼跟我說。

3

搬到後院半年，大宅裡的叔姆得了重病，聽說就要死了；不過大宅一點哭喪的氣氛也沒有，叔姆的三個兒子照樣四處溜達，三不五時就繞到後院這頭，開滿妹的玩笑。

他們常學著義哥「阿妹阿妹」地叫著滿妹。那個坐在輪椅上，被推著走的大

俅仔，更說滿妹本來應該是他的「舖娘¹⁶」。他就是新婚敬茶時，故意翻倒滿妹茶水的跛腳。

「愛唔係佢阿爸看義仔衰過¹⁷，佢會同佢的心白分佢嗎？」他們總是把這樣的話掛在嘴邊說，惹得街頭巷尾許多閒言碎語。尤其是那個臥病在床的叔姆，總在滿妹替她送飯時，捏著滿妹的手，說她到處偷契哥¹⁸，「汝係想講汝家義哥無錢，愛來勾挽佢的大俅仔嗎？三八嫲，不搭不七。」

好幾回，我都想衝進去咬叔姆，可叔姆討厭狗，我若貿然進她的房間，倒楣的依舊是滿妹。義哥從來不幫滿妹說話，他唯一跟叔姆要求過的，就是半年前被趕出門時，要來的碗筷。

叔姆拿了三塊碗，三雙筷子時，說，「毋說叔姆對待汝毋好，一塊碗，一雙筷子分汝的狗牯。」

義哥拿到碗之後，冷冷的目光看了我一整晚。

後來，每次叔姆來數落滿妹時，他總是跟滿妹說，「阿妹，汝忍耐一點，叔姆係卡慶腳，但係佢就像係佢的阿姆，從細養佢長大，當辛苦。畢竟人同狗係毋共樣的。」

於是一回回，滿妹在叔姆的面前，只能低頭不反擊。

滿妹第一次跟叔姆翻臉，是她生下頭胎時。滿妹的頭胎是個妹仔，叔姆說他們家養不起妹仔，要滿妹把妹仔出養出去。滿妹不願意，跟叔姆爭論她和義哥早就沒有拿他們的錢過活，可叔姆以自己生重病為由，告狀到宗族公親裡，說生妹仔不但沒沖喜，還帶衰。

還沒出月子的妹仔被叔姆抱走，滿妹從床上搶到了門口，仍舊被趕來的公親一把拉開。

「佢的妹仔啊，把佢的妹仔還我！」滿妹扯著公親的腳，一同被拖到公廳裡，她的腹部下湧出血來，流得整個廳堂都是。

我再也不顧忌什麼，跨過門檻，奔進那個神聖的公廳裡。趁著叔姆不注意時，咬著妹仔的手臂，開始跟叔姆搶奪。

眾人在此時突然屏息不語。

妹仔大哭時，我才看見自己似乎闖了禍。妹仔的手臂被我咬下了一整塊肉，

¹⁶ 舖娘：新娘。

¹⁷ 衰過：可憐。

¹⁸ 偷契哥：偷男人，罵女人外遇之意。

血淋淋的肉幾乎要掉進我的嘴裡。

「牯！」滿妹撕心裂肺地喊著我；我仍是咬著妹仔的肉，拉著不願鬆開，腥味在我的嘴裡蔓延。

「牯！」滿妹再次喊我，最後用著無力的聲音說，「讓佢走，讓佢走，讓佢走……」

妹仔被帶走了。滿妹幾乎斷食，什麼也不吃。

義哥安撫她許久，都得不到滿妹的回應。幾日後，義哥把八阿哥找了過來。八阿哥腳癩了，聽說是滿妹新婚第三天的事情。他出海，想說抓條大魚，在邏三朝那日送來，卻意外受傷。

他警告義哥，「汝兜這些日子欺負佢老妹的，毋恠著佢做下不知。佢老妹無計較，汝緊來緊上勝，面著汝叔姆做下沒嚇卵。」

義哥面有難色，輕描淡寫地說著關於妹仔出養的事，他也承認自己現在還養不起一個孩兒。後來也不知道義哥又說了些甚麼，當八阿哥看見我時，神色格外閃爍，皺起的眉頭裡有著難以辨認的情緒。

「汝講狗牯逐日做下咬麼介¹⁹？」

義哥掀開灶下的落葉堆，指著一堆草葉，然後看著我又說一次，「就係個，也不知係麼介神經有病，這狗牯逐日做下出去咬這些草歸來。該係麼介啊？」

八阿哥沒有回應義哥的疑惑，反而是朝著戶外走去，然後環顧著附近的草堆和樹叢。

我停在他的腳邊時，他蹲了下來。

「這就近無大風草啊，汝去麼介所在咬歸來的？」八阿哥第一次這麼跟我說話，我不確定，他能聽得懂我吠叫的語言嗎？

八阿哥離開前，跟我說，「汝替阿哥照顧好滿妹，阿哥答應佢，一定會幫佢找妹仔歸來。」

八阿哥還沒找回妹仔，滿妹又生了一胎，是俖仔，而且是義哥這房的大俖仔；這回公親無話可說，只能將俖仔留了下來。總說自己重病的叔姆真的生病了，就在大俖仔滿三歲時，叔姆過世了。

大俖仔五歲後，滿妹又生了一個俖仔。

滿妹跟義哥在叔姆過世後搬回了大宅，連續兩個俖仔，滿妹說話的份量大了，

¹⁹ 麼介：甚麼東西。

親朋好友來拜訪時，總是客氣地稱呼她「義嫂」。

除了義哥之外，喜歡戲謔地叫她「阿妹」的人，只剩那個娶不到親，雙腳萎縮在輪椅上的叔伯阿哥。他在滿妹做三次月子時，都說要殺狗替他這個無緣進門的舖娘好好補身體。前兩回，還真的殺來了兩條黑狗，將鍋子燉得烏黝黝，裡頭的狗肉軟爛成泥，還有未清理乾淨的黑毛，浮在油漬的上頭。

滿妹看得吐了，威脅他不准再出現。

第三回滿妹坐月子時，他也說要燉狗肉。說那話時，還刻意指著我的方向，目光銳利而寒冷。

義哥白日都要上工，叔伯阿哥就趁著那段時間騷擾滿妹，尤其叔姆過世之後，叔伯阿哥更肆無忌憚地出沒在滿妹的房間裡。滿妹從戶外進來撞見，躲也躲不掉——

大俠仔七歲時，得了跟叔伯阿哥一樣的病，手腳開始萎縮，沒半年就幾乎癱在床上，連進食都要人餵食。

叔伯阿哥說他小時候也差不多是七歲時得的病，那時候來不及治療，才害得他一輩子都成了瘸子。於是他跟公親提議說，要讓大俠仔吃狗肉看看。

「該個狗牯已經當老了，過活也無幾年。」他強調，村子裡舊時就有夏至吃狗肉的說法，是很好的進補。

於是，我就跟妹仔當年一樣，在眾人的壓制下，與滿妹分離。

我最後闔眼前，看著滿妹全身噴滿了我的血，在哭喊中昏厥。

4

我再回到滿妹身邊時，是大俠仔最後重病不治時。

大俠仔封棺那日，正巧是我頭七。

滿妹點了三支清香，先是告誡眾神，然後向著升天的煙，喃喃地說，「牯，你無法度幫汝報仇，汝記得，愛去找害死汝介該些人，佢等帶走妹仔，也害死你嘅大俠仔。汝愛替佢等報仇，替自家報仇，分佢等死發瘟²⁰。」

語畢，滿妹將三支香狠狠地倒插而下。

點點星火滅入土裡。

²⁰ 死發瘟：咒人不得好死。

眼淚，也一併滴下。

之後的日子，似乎跟以往沒有改變，我常常看見滿妹在家門口進進出出，在灶台上忙著三餐。

新年近時，她就炊甜粿；祭祖時，就炊發粿。後來，小倌仔的第一個倌仔出生時，她炊紅粿；再後來，義哥對年時，她在清明炊了艾粿，拜完後，給小倌仔一家人拿上了台北。

多數的時間裡，滿妹都是一個人坐在門前的藤椅上，看著天空飄過的雲，甚麼話也不說，什麼表情也沒有。

大宅院在義哥過世前，被滿妹一塊地一塊地給買了過來。原本的公親已經離世，公親那房的傳人沒生出倌仔，香火就算是斷了。細叔當初出嫁的女兒離了婚，也沒能回娘家來；因為大宅裡已經沒有她的親人。細叔兩個手腳正常的兒子，一個入了獄，一個被討債的斷了手腳，都不知去向。

偌大的曬穀場上，最常看見的身影，就是把我分肢了的叔伯阿哥。

他終身未娶，日子在滿妹施捨的飯菜中，有一餐沒一餐地度過。有時候滿妹不給他飯吃，他氣得想從輪椅上爬起，卻雙腳一軟，自己跌個狗吃屎。然後滿妹會拿著香，故意在他的面前點燃，念著超渡亡魂的往生咒。

滿妹到底想超渡誰？我始終不知道。

小倌仔的第三個妹仔去留學前，回來大宅裡探望滿妹一回。她是兒孫輩中跟滿妹最好的一個，也是成就最好的一個。她告訴滿妹，等她回來之後，要介紹夫婿給滿妹認識。

滿妹直說好。

八阿哥真的找回了滿妹當初被送走的妹仔。妹仔已經長大，手臂上仍帶著一個明顯的傷疤，缺了塊肉似的。妹仔的夫婿，就是幫八阿哥入殮的禮儀師，禮儀師來收尾款時，帶上了自己的妻子，就是妹仔。

滿妹凝視著妹仔的疤痕許久，最後還是半句話也沒說。

妹仔的臉上已經有皺紋，聽說她生了兩男兩女，跟「娘家」的感情很好。這些，都是禮儀師閒聊時，跟滿妹說的。

滿妹不再念往生咒的那日，她坐在藤椅上，凝望著流雲。

「大阿哥、二阿嫂、三阿嫂、四阿姊、五阿哥、六阿姊、七阿姊、八阿哥……」

最後一句，她喚了聲，「牯。」